

號廿九四一第字  
鐵閣

# 第五十五卷

## 第五期 目錄

總卷：簡單樸素的生活.....	一三三
附卷：孔道信徒底歸正.....	一三六
首六歌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一三七
宗會紀律：怎樣愛人.....	一四一
專載：我靈頌頌吾主.....	一四八
傳記：庇護十一世傳.....	一五三
雜俎：卍字旗與十字旗.....	一五七
公教益聞.....	一六二
托求.....	一六四

### 寄到寶藏處所

上的○徐滙男女公進 楊樹浦啟  
 明女校 正心小學 徐滙  
 聖母院 浦東張家樓 徐滙  
 滙女聖母會 蘇州張涇  
 洋涇若瑟堂 浦東金家  
 巷·常熟塘角 徐滙中學  
 大通路德助撒堂 揚州  
 聖心堂 徐滙大小修院  
 浦東高家行 染布架 洋  
 涇浜曉明女中 浦南南橋  
 天主堂 土山灣聖母會  
 海門○聖母堂海星女校  
 南京○無錫類思校  
 徐州○昕中學 聖心堂祈禱會  
 蕪湖○聖母院 修道院 甘  
 洪洞○孫家園 堯店 橋北  
 草岑 韓羅堰 修道院  
 馬牧孤兒院 馬牧男女公  
 進 下峪 柏樹莊  
 汕頭○棉湖 揭陽  
 穀城○安多尼修院  
 衡陽○聖心修院  
 北平○北堂 萬桑醫院 光華女  
 中 東交民巷  
 正定○仁慈堂  
 茲蒙山東滋陽天主堂印書館惠贈  
 飯依：張秀亞女士著·  
 我們的信仰：袁意可神父譯·

### 聖 心 寶 藏

虔望彌撒	五九·三四一
寶領聖體	四六·七五二
恭拜聖體	八四·九九三
神領聖體	四五·六一一
早夜課等	二〇三·一〇九
敬拜苦路	三七·五一六
誦玫瑰經	一七二·三六二
公私省察	三五·七一七
勝己首惡	二〇·〇六二
舉行聖時	一一·一九一
傳揚聖心	五六·七一四
救靈工夫	六一·三一〇
神形哀矜	五四·八八二
苦身克己	六二·三〇一
忍耐冤苦	三八·四〇七
善盡本分	九二·三三二
善守罷工	三〇·〇六〇
看聽聖書	七八·一四六
拯救煉靈	五一·三四二
為臨終者	五二·九八〇
總計一·二九六·一二八	



## 簡單樸素的生活 江秋

在這百花怒放的最美月裏，偏去講簡單樸素，難免令人掃興吧！你可錯了：簡單樸素不是美，美和簡單樸素是抵觸的。你又可錯了：豪華奢侈就是美，美是脫不掉豪華奢侈的。

你可知道嗎：純美當同時也是真的，善的。換句話，和真善衝突的美，不能算美，至少不能算純美。厄娃的女兒中，誰是最美的？「焯焯如日，娟娟如月，一不是童貞女瑪利亞嗎？到底她是最簡單樸素的；在她身上，你絕對找不到半點豪華奢侈的色彩。

多霧慘淡的里昂天空，一天，從世界樂園裏——瑞士——忽然飄來一架飛機，幾個盤頭，鐵鳥安然降

落：一對東方某國的公使夫婦，緩步跨出門來。據說，公使夫人，面麗滿面，口紅滿唇，裝扮得異乎尋常地濃郁。你要一聽人家對她的評語嗎？她太小派呢！她太小派呢！我請讀者自己去做個註解！

上次歐戰裏的蓋世英雄，福煦上將，在巴黎病危的時候，他的夫人特地趕去侍奉湯藥。她的服飾，只在整潔上下工夫。她所得來的月旦是：她真大方呢！她真大方呢！我覺其中含蓄不盡！

二月十八日，新生活運動七週年紀念日，晚上六點鐘，蔣委員長向國內外同胞，發表了一篇廣播演說。這篇洋洋灑灑的演說，句句是金言玉語；凡屬黃帝的子孫，都當口誦心維一番。現在我把與本月祈禱總意有些關係的幾段，摘錄在左面。

一：……各位同胞，我們為什麼要提倡禮義廉恥呢？大家須知禮的對面，就是不重秩序，不守紀律，不講規矩。義的對面，就是不講信義，不盡職責，不負責任。廉的對面，就是不明是非，不辨公私，不重操守。恥的對面，就是沒有氣節，沒有羞惡，沒有覺悟。所以我們必須改正這種缺點，纔算實踐了四維。再看我們新生活運動，為什麼要提倡整齊，清潔，簡

單，樸素，迅速，確實呢？這就是針對我們民族最大的病根，而要以根本的救治。大家須知整齊的對面是混亂散漫，清潔的對面是污穢腐敗，簡單的對面是複雜繁瑣，樸素的對面是奢侈浮華，迅速的對面是遲鈍麻木，確實的對面是虛偽欺詐：這六大病根，如果完全剷除，中國的建國工作便要一日千里。」

「我們只要想一想，凡是奢侈的，懶惰的，貪污的，怯懦的，不賣國亦要誤國，就可以知道這四者是妨害我們抗建的最惡德。總括一句話，烟賭盜娼是社會生存的公敵，奢惰貪污，是個人生活的大敵。我們若不能運用大勇大忍的精神，把這兩種內在的敵人，加以無情的殲滅，那麼我們社會就無法生存，個人決不能自強自立。」

「第一是切實戒除賭博。賭博在各國是娛樂，似乎不足為奇；但在我國實在是民族最大的羞辱，這不僅是國民墮落腐敗的象徵，也是民族道德最大的障礙。大家只要看同桌聚賭的人，他們因為勝負利害的不同，就是對家人親友，也都要變為面對面的重心鬥角，勢不兩立的敵人。有人批評中國賭風普遍的結果，造成了民族嫉妒恥恨的惡德，這話不為無因。所

以賭博不但耗時耗財，而且有傷失民族同胞的情誼，為親愛精誠的最大盜賊。今後全國上下，務必痛切認識賭博和新時代民族親愛互助的道德，與積極奮發的風氣，絕對不能相合，無論前方後方，家庭學校或機關，都應該切實嚴禁，深惡痛絕，更應該互相勸阻，澈底根除，總要趁這個對作戰的時期，掃去我們普遍於社會各層的，這個最可恥痛的污點。」

「第二是澈底肅清烟毒。禁烟拒毒，政府早已反覆申令，我在去年新運六週紀念日，先已標揭肅清烟毒為主要工作之一，年終六年禁絕計劃滿期，又通電全國戒勉。目前在我們後方各省禁種禁運禁售禁吸，本已大體完全。但淪陷區域內大施其毒化政策，我們後方更應該痛切覺悟，共同來剷除殘餘的烟毒，切莫因疏於防範，使得它死灰復燃，乃至於前功盡棄。要知道在淪陷區內的同胞，就是你要決心戒烟，也不能讓你自由來戒了，這種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痛。但是我們民族決不能束手待斃，所以我特別要勸勉淪陷區內同胞，無論怎麼樣，我們需要對於烟毒，疾惡如仇，立志戒除，誓死勿受誘惑，並且要以戒烟除毒，視為在戰場上作戰一樣的重要。我們各

級政府和領導人士，對於剷除烟毒的餘燼，應當認爲本年新運的中心工作，務必貫徹法令。人民亦應互相勸勉，協力檢舉。至於前方收復每一處失地以後，政軍當局，又當以澈底禁烟，爲撫綏興革最先的一種要政，必須去掉這個最大的毒患，一切不合理惡習，纔可剷除，積極向上的精神，纔能發揮。」

「第三是普及節約儲蓄。節約本是廉潔的前提，應該貫徹於衣食住行，以及平時一切的生活上。當此戰時，大家怎麼能忘却前方將士的浴血苦戰，而不知道加強刻苦。勝利愈接近，抗建工作必然更辛苦，軍需民生一切來源必然更艱難，爲公爲私，我們不但應節約，並應努力於儲蓄。我們要革除舊習，要維持生活，要救濟同胞，要復興國家，就不能不節約。須知節約纔能使物盡其用，纔能使家不貧乏，國有餘財，也纔能適合戰時的道德標準。節約，也可說是重於生產，而且可以促進生產。至於儲蓄的意義，更應該推廣而廣之，不但要儲財，而且要愛物，近世文明國家的兒童教育，多以搜集廢物，當作一件愛國的美德，以利用廢物，當作一種愛國的常識，無論廢銅爛鐵，積累善用，可以改進機械，就是破布碎紙，一草一木，

沒有一件不是有用的原料，我們不僅要愛護公物，尤當獎勵同胞搜集廢物，指導同胞利用廢物，這更是廣義的節約儲蓄，纔可以養成簡樸的風尚，如此直接的就能醫治我們民族奢與貪的病根，而間接的更可消除恣與媚的惡風，且得造成廉恥的風尚了。」

「我們記得有許多人士，曾說我們國家的病根在窮，愚，私，弱，其實我們國家並不貧窮，人民更不愚拙，而且並不是生成的私，和生成的弱。大家知道，貧由於奢，愚由於惰，私由於無廉恥，弱由於不自強，如果全國同胞，皆能實行新生活運動的項目，這四個病根，都不難一律打消。我上面提到的話，所謂「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的話，其實「去山中賊」固然容易，「去心中賊」也是容易，只要我有志氣，有決心，能自覺自強，一轉念就可把自己完全改造了，並要大家能够誠實地去履行新生活，我深信在最短期內，必能改造整個的社會。」

希望祈禱會友，教友中的優秀份子，格外要以身作則，先使個人的生活，逐漸簡單樸素起來；然後推而至於家庭，社會，國家！

## 孔道信徒底歸正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死於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年）他一度做過魯司寇，又攝行過相事。罷官後，東奔西走，到各地去游說。失敗回來，設教洙泗之上，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從事傳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共有弟子三千人，其中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那末，孔子是儒家之祖，中國的大聖賢；怎樣能談孔道信徒底歸正，而不自相矛盾呢？

且等我把題旨來說明一下吧！題旨一明瞭，似是而非的矛盾點，就可消除。

這裏我說孔道，故意避用孔教，因為我要人家明白：孔子不是宗教家，不是宗教主，並沒有創立過什麼宗教。民國初葉的請定孔教為國教事件，現代每以儒教的教為宗教的教，就都在這點上差了。

簡括地說起來，構成宗教的要素有三，就是：信仰神權，祈禱禱告，生後刑賞。但孔子之道，不含這三種要素。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幾句孔子答季路問事鬼神的話，明明告訴我們：他不信仰神權。

孔子答王孫賈問媚竈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答子路請禱說：「丘之禱久矣！」從此可見他不尚祈禱禱告。

孔子雖論過禍福殃祥，但細看上下文，只指現世的一切窮通否泰，並不指生後的刑賞。

我說孔道信徒，首指那些差認孔道為孔教，而以孔教為真宗教的人們。認差了，自然當返正。

每個民族都有一種「夜郎自大」和「癩痢頭兒」自己的好「的傲心。中國人的心裏每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我們有了這樣偉大人物傳下來的教訓，一切都綽手有餘，絕對不用去他求；至於洋教，更當避之若蠱。我說的孔道信徒，又指這些不憑理智，只憑感情用事的人們。他們也當歸正。

在歸正路上，消極的工作幹好以後，他們還當接下去做積極的工作：就是卒能信奉我們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又是天主，又是人的耶穌基督，親自創立的教會。

我再申明一句，從大體上講起來，孔子的人格，是偉大的，孔子的學說，是光明的，我們絕對沒有攻擊他的存心。最近羅瑪傳信部關於中國禮儀的訓令，是一個最好的憑據。



## 敬禮聖心十二職務默想

### 第八職務：安慰者 魯意譯

受難的前夕，吾主耶穌與宗徒們在一座華麗的大廳中，舉行巴斯卦禮；十二位宗徒分坐在耶穌兩傍，存心負責師傅的茹得斯若無其事的坐在一邊。若望宗徒的位置貼近耶穌，他看見聖心憂悶，就把自己的頭靠在耶穌胸上，使耶穌感到些安慰。

耶穌呀，你許我領聖體，又許我進到你的心中；你的愛情真是無限的，我現在定當志向，要我的心，常在你聖心左右，安慰你所受的種種憂苦，求你賞賜我聖寵，加增我力量吧！

第六默想 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 一 我們現今的罪惡使耶穌受苦

有人要說：「吾主現今在天享福，他的肉身有『神健』的特恩，再也不會死亡，再也不會嘗到什麼痛苦，憂悶。怎麼可說：他因着人們的罪惡而傷心難受呢？他怎麼需要我們的安慰呢？」

許多聖善的靈魂，爲着這個難題，恐怕在安慰聖心的職務上，逡巡徘徊，不敢努力了？

「吾主耶穌自己要我們安慰他！」這句話是解決這個難題最好的答辭。原來許多聖人聖女看見了吾主在聖體聖事中繼續受苦；耶穌也親口向他們說明自己的憂傷，要他們減輕他的痛苦。

既然耶穌親口說了：「看呀，我被罪人弄到這般可憐的地步！」可見罪人犯罪時，實實在在使耶穌吃苦。我們求耶穌賞賜聖寵，幫助我們懂得這端道理。吾主耶穌受苦受難的史蹟，是在一千九百多年前；那麼我們現今的罪惡，似乎絕對影響不到他那時候所受到的痛苦。該知道：這個鄙陋淺薄的見解，只因為我狹小的明悟，看不透時間的阻隔才發生的。我

們都想我們犯罪，只在犯罪的一剎那間，或幾小時，至多幾年的時期中，得罪天主。但是實際上，爲永遠的天主並不如此。原來我們只覺着光陰一刻不停的過去；天主却看着一切都是現在，永遠是現在，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所以我今天毫不介意地犯的罪，還有明天，明年，幾十年，幾百年後別人犯的許多罪，與那些罪的效果，在天主台前，常是現在的。的確，吾主耶穌聖身在山園裏，在比辣多衙門裏，在加爾瓦略山上受的譏笑，鞭打，茨冠，十字架等種種苦刑都是暫時的：這些苦刑也不會再在吾主的聖身上了。到底吾主在受難的時候，明明知道自己受的苦刑，是爲着那幾許人犯的罪過；每一記鞭子，每一根棘茨，每一滴血，耶穌都能說出是爲那一個罪人的。受難時他知道，而今他仍知道呢！

說到此地，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人們的罪過實實在在，并且時時刻刻使耶穌受苦。」

不過我們的目光是很淺近的，只看見眼前一小段的光陰；耶穌就要我們在這一小段光陰裏記憶他的痛苦。他曾向許多聖人聖女說明他的意願，他向聖女瑪加利大說的更清楚了。他說世人沒有良心，看輕他，

冷待他。末了，他加上一句道：「這些輕慢凌辱，比我在受苦受難時受到的，更使我難受！」當然我們不要懂錯了耶穌的話，想耶穌現今吃的苦，比山園祈禱時與被釘架上時吃的更大更重；耶穌單要說他肉體上受的暫時的痛苦，遠不及聖心在精神方面嘗到的厲害吧了。世人的辜恩負義，輕看聖事，都使他精神上感到萬分痛苦。

我們真心愛慕耶穌的人，聽了耶穌的嘆聲，能够不動心嗎？

想到耶穌的仇人，更使我興起安慰耶穌的心情。現今世界上凌辱咒罵耶穌的人，格外的多，他們雖然害不到他在天享受榮光的聖身，到底凌辱終究是凌辱，並不因此而不算凌辱。想到謀害耶穌，凌辱耶穌的人，我怎能不渴望安慰耶穌的人，一天比一天的多呢？

## 二 我們能夠真的安慰耶穌

上面我們下過一個結論：「世人犯的罪過，實在使耶穌受苦。」現在我們要說：「現今我們安慰耶穌



的善工，也真的使耶穌快樂。」

山園祈禱時，想到就要來的苦難：茹得斯負責他，伯多祿背叛他，宗徒們又一個一個的溜走，他一個人背了重大木十字架，向着加爾瓦略山走去，耶穌的聖靈魂憂悶得像要死。路上遇到了聖母瑪利亞，勇敢不怕的物落尼加，痛苦流淚的諸位聖婦……山頂上，他看見立在架下的慈母，愛徒若望和瑪達肋納等真心愛他的人時，他感到了安慰。

耶穌是全知的，預先知道一總的事情；後世好人們安慰他的善工，他在十字架上，已看的清清楚楚，如同就在眼前一樣。

我們將來要做的補辱善工，果然還沒有做哩，但是聖心已看見，也已嘉許收納，就如同在加爾瓦略山上，接受了聖婦們塗抹的香油一般。總之，當耶穌受難時，聖婦們做的，一千九百多年來聖女們做的，還有後世許許多多聖善的靈魂將要做的善工，都排列在他眼前，同時進入他的聖心。

耶穌從前向聖女瑪加利大說過的話，今天也向我說着。他說：「至少你來安慰我吧！盡你的能力，補償人們的沒良心吧！」聽了這句話，該深信我現在要

做的善工，真的能够安慰在熱色瑪尼山園，在比辣多衙門，在加爾瓦畧山上受苦的耶穌。

耶穌的苦難，我默想過好多次了！到底我只看他是一件歷史上的事情，是一千九百多年前發生的一幕慘劇，和現在沒有什麼關係。現在我知道，我以前想錯了；因為今日我能够做，能够不做的一件善工，只要我肯，我就能安慰耶穌。譬如某某克己工夫，某次拜聖體，某次領的補辱聖體，我若大量做了，耶穌就感到快樂；我若不肯犧牲，耶穌便永遠嘗不到這個安慰了。

可愛的耶穌，我巴不得能够有聖婦物落尼加一樣的福份，不顧一切，奮勇衝進那些兇狠的惡黨，走到你面前，恭恭敬敬，獻上一方潔白的手帕，請你擦淨你的聖面。我也巴不得能够如同聖女瑪達肋納一樣，跟在聖母後面，一直走到十字架下，熱熱心心伏在地上，用痛悔的眼淚，洗淨你的聖足。唉，純潔的羔羊，至尊的犧牲呀！我希望雜在聖若望和尼各德莫一起，跪在你的滿染着鮮血的聖身前，用嘴唇親你的傷痕……

「懷着同樣願望的人不只我一人，他們恐怕要

說，可惜，我們生於二十世紀，上面的願望只是幻想吧了！「不，教友，不，我們個個人都能實現我們的願望，我們行了補辱敬禮，就能够安慰加爾瓦略山上受苦受難的耶穌，因為耶穌是全知的，他在十字架上已看見我今天做的善工，發的愛情。他也予以收納，一如收受一千九百年前聖婦們的善工一般。

聖善的靈魂，因為懂得了這端道理，就勇敢不怕熱心行補辱敬禮。

為加增我們安慰耶穌，向耶穌表示同情的心火，可聯想另一端道理。

復活升天後的耶穌，不會死亡，不再痛苦。現今在天堂上永遠享見天主……罪人已害不到他了。而我們善人倒可以加增他的福樂呢！

耶穌自己要我們朝拜他，愛慕他，領聖體，同他結合，為加增他的福樂。我們特別敬愛耶穌的人，能够不體貼耶穌的意願，加倍敬愛聖體，使耶穌多得些福樂嗎？

★ \* \*

我的天主，我的救世主，我現在謙謙遜遜跪在你面前，發出信德，相信你真的隱藏在聖體聖事裏，我

立定志向，要賠補你在愛情聖事中受到的輕慢凌辱。唉耶穌，建立聖體時，你早已知道後世要有許多人凌辱你的，只因你熱愛我，渴願同我結合，你就甘心情願忍受了。

耶穌聖心，愛情的泉源呀！你最痛心的是許多已經奉獻給你的靈魂也在凌辱你，看輕你。我現今定當志向來安慰你。但我是一個卑賤的罪人，能够做些什麼善工呢？我盼望用血淚痛苦，來賠補一切辜恩負義令你傷心的罪過。

我現今奉獻我的心，願我的心，常在你聖心左右，盡安慰你的職務。

耶穌聖心，求你收納我的心吧！以後我要多多拜聖體，因為世人大抵忘了你，想不到你。另外我要多多熱心領聖體，領聖體時發出活潑的信德，真切的謙遜，熱烈的愛德，為賠補世人冒領聖體的大罪。





## 怎樣愛人

吳應楓譯

四十五年前，兩世界雜誌上，一個著名的編年史家，謂當代社會特性之一，是「仁愛的幾乎掃地。」歐洲大戰後，一卷可寶的手冊——慈善的巴黎社會——計法京共有慈善機關九千所。這個數字，雖還是滄海一粟，但足徵現代已開始了憐恤貧病的運動。

後邊的觀察，使我們感到興奮，因為雨後春筍，慈善事業的發展，正方興未艾。

這裏，我想於繕修愛德的千頭萬緒中，抽論我們日常的愛德職責。保祿宗徒以為對於愛德，無用多費筆墨，但當不無小補。

## 哀矜的責任

從物質方面，救濟我們的弟兄，這是我們第一個職任。「我餓，你們給我吃；我渴，你們給我喝；我衣不蔽體，你們給我著。」這是最低一級，到底並非是最無用的。可憐，了解這點的人真像鳳毛麟角呢！

保祿宗徒說：「富人有救濟貧乏的責任；富人的財產，果完全屬於富人，但不是完全為富人的；多餘下來的，當用以救人之急。」

巨大的財產，果可引起他人的嫉視，但更易陷人於不義。富人之所以聲名墮地，或家破人亡，大半在財產的用得不當。

帥瞿爾 *Severin* 主教，一天，叩某富室之門，為他的苦兒院請命。「主教大人，」女主人說——「今年不可能，我們當為來冬，買二萬五千法郎的草料。」主教聽了她的話，牢騷滿腹，拂袖而出。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巴黎各重要日報，帶着褒貶不同的聲調，描寫某個跳舞會的空前富麗。實際上，這跳舞會，把和平路上的珠寶店掠奪一

空·舞袍當滿飾寶玉，這真是一藍玉，紅玉，碧玉，白玉：的賽會。

某個妖艷舞女的首飾，可供二百家的日用糧。若或者給她說：爲她舞袍頸圈上最小的一顆珠子，人家當沈到不測的海底，當冒早年盲目結核，和鯨吞鯨沒的危險，我想她或要惻然心動哪！

巴利南齊 Polyhesie 的採珠人，你們勇敢地，每天四五十次，沈到海底裏去吧！萬里之外，月白風清之夜，一個妙齡女郎，聽到雷同的掌聲，一致擁戴她爲難羣的立鶴。爲了你們苦海裏得來的明珠，把他的內美，顯得錦上添花，壓倒了別的美女。

「吃銀」，這一句俗語，真是一句可以一痛哭，流涕，長嘆息」的話！爲若干人士，這句話真形容盡致。

用不到到多亞麻多 Tuamotoir 羣島的海底裏去，只要打開若干衣櫃，若干珠寶箱，你就可找到一大堆珠寶。這些珠寶，可用來創設幾多事業，救濟幾多苦人呢？幾多「涸轍之魚」可得救命之水呢！

帥納格 Senague 指出兩種賢人：「食於陶器，而

心在金器者；食於金器，而視若陶器者。」耶穌區別兩種富人；戀富的富人，不戀富的富人。那末，使吾主痛心的，不是有財富的人。

茫茫塵世，幾多婦女，能把她們的珠玉，擲在愛德的爐火裏，套魔鬼的調頭，給管理貧窮的士女說：「請你把這些石頭，變爲糧食吧！」

### 解瞭窮人心理

施捨和識施捨不同，識施捨，比施捨，多含一層意思：瞭解窮人心理。

達味聖咏裏，有句深切的話：「職貧乏心理的人，是有福氣的」，什麼意義呢？鮑書愛在他聖神降臨禮日的第二篇演講裏，給了我們一個極好的答案。

「我們有時可感到我們是一身的肢體嗎？我們中那個與病者同病，與弱者同弱，與苦者同苦呢？教友，幾時我看到我們四周的災難，許多破家的憂患失望，彷彿從四面起了一陣酸痛刺心的呼聲；這陣呼聲，恐還打不動我們的耳鼓。」

「聖教初葉，幾時聖堂裏發現一個窮人，各人跪地認錯，看這可憐肢體的痛苦，當作全身之恥，硬心

人們的罪惡。爲此，他們把財產化爲公有，使對於兄弟間一人的飢寒，得告無罪。」

「望人家不要詰我說：現在財產已非公有；不錯，但愛德的公共性，是永久的。從所有權方面講，財產已非公有；到底從相互的愛德方面講，財產還是公有的。這是基多的精神。」

這個基多的精神，爲什麼許多人沒有呢！我們已經談過：因爲缺少信德，缺少好心，缺少觀察力。

天下最古怪的事情，就是我們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具觀察能力的人少。拉風丹納 La Fontaine 論

青年說：「這個年齡，無一惻隱之心。」

否，否，青年有心，沒有眼：這是他們的大缺點。你想他們對於某種需要，無可無不可；實在不是這樣，他們忘了觀察需要點。一個最現成，最普通的測驗。

年假回校散坐着學生的車廂裏，跳來一個電報局生員。那些披呢大衣，皮大衣的公子們，對這衣衫單薄，渾身戰慄的童子，絕不介意。捲紙煙，查古律糖，熱烈地投彼報。那可憐的童子，總分不到「一杯羹」。這些學生沒有好心嗎！不，恐怕爲了他們胆

小，尤其是爲了他們無意的自利之心。

某個郊外學校的學生，每次出外散步，總可碰到，蓬頭赤腳，衣衫襤褸，在小河裏摸索的童子。你若聽聽那些學生的談話：汽車，飛機，旅行，運動；總不提這目前的苦楚。

夏天，浴場之上，挾着網拍的少爺，看到早上三點鐘已起身，發掘昆蟲，預備捕魚的童子，可有什麼感想。恐心如鐵石，毫不動情；他們只識及時行樂，和那珠玉滿身的舞女，如出一轍，如何想得到人家的苦處呢！

歐戰前，一個洗衣作裏的童子，爲養活自己的老母，當在更深夜靜裏做活。一天，他給我說：「一夜裏十一點鐘的時候，爲阻止我閉眼，好幾次我當把火柴梗，撐着眼皮。」那些穿精細衣裳的人們中，誰會想到紅玫瑰下的棘茨呢？

一天，或者問個工人說：「你的小孩多大了？」「十一歲，」「十一歲，這真是我的保祿的年齡。」「保祿現在已是一個身材高大，宛如成人的美男子。工人凝視了保祿一會兒，接着又說：「因爲這位少爺吃肉。」一經詢問，他說：他共有子女八人，

他所得的工資，每天銅元三十枚。

唉，十口之家，每天三十枚銅元，怎樣能活命呢！誰不知天下有無數苦事，到底誰去切實地想呢？

帥未呢夫人 *Mme de Sévigné* 給她的女兒說：「我在你的心裏受苦。」天下有幾人能憐惜人家的苦，同耶穌說下邊的話呢：「我憐惜羣衆。」

到底，這個羣衆，和我們共同組成基多妙身。看到他們的憂苦貧乏，怎樣我能不動心呢？聖保祿說：「誰的苦，我不感覺呢？」我們能同聖保祿說一樣的話嗎？

既然防疫劑，比治疫劑強，我們更當努力於健全合理的社會組織。

創設肺病醫院是好的，到底切實的衛生運動更好。效法善心的撒瑪利人，去救濟躺在路邊的苦人，自然我們也要去做；到底，為失業者找個工作，不是更寶貴的嗎？

我們是基多妙身的肢體的觀念，為解決階級間各種問題，定能給我們無窮的光明。

假使簽工作合同的時候，兩方面同念「在天我等父者，」我想勞資間的來往，將因此得到不少的便

利。

那末，資本家對於那些同為基多救贖，同一宗向的工人，怎樣能加以虐待呢？那末工人們，怎樣能自信是人家的奴隸，而爭求解放呢？

合一的觀念，可使兩方避免衝突；不同的物質利益上，罩着一個公共的合作精神。在工作裏，豐視我們的，是天主聖父；引導我們，和我們共同工作的，是納匝肋若瑟木匠店裏的，手足胼胝的耶穌基多。他是和平之王，他的搖籃之上，天神們嘗唱過，「良人受享太平於地！」

兩方面都注意公事，關心公益；彼此避免衝突，力求合作；各人心安神樂地盡當盡的義務，享當享的權利。這個佳境，只有基多的精神，可以得到。

許多領過洗禮的人，就是領聖體的人，還抱着一個自私的，卑鄙的，無情無誼的公教觀念。

無怪公教的仇敵，握住把柄，肆意向它攻擊。這不是因為公教道理有什麼缺點；公教道理自身，正當堂皇，無隙可逞；缺點在我們信友，不能把它施諸實行，活現出來。

為着我們是一身的肢體，我們當通力合作，求達

公共的目的。我們在世，非為差役他人，乃為互相服務的。天主叫若干人做受治的人，這是為了聽命，神貧；克己的美德。且那些有財有勢的人，當盡其所能，扶助提携下層階級的人。

現代以勞資福利為目標的平民生活運動，在滿貯基多精神的空氣裏，到處擴張着：我們當如何表示欣慰，加入運動。

平民生活運動，還未能受到普遍的諒解，繼續的鼓勵；有時還受到有責予以維持者的攻擊。這個運動，是複雜艱難的；所以當有深沈的智慧，防他走入歧途；堅決的毅力，使它持久不搖。這個運動，若忠實地，照歷代教宗昭示的聖訓做去，它的成工，可拭目而待。

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件」*Reverentissimum* 通牒，庇護十世的「自動」*Motu proprio* 通牒，都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南針寶炬。現代的公教信友，對於這兩通牒的內容，都當有一個確切的認識。

人靈的災難，比人身的災難，更加嚴重。

表常 *René Bazin* 在他「溫柔的法國」裏 *La Douce*

*Franco* 寫：一天，他去參觀克呂尼，玻璃櫥內放着一

個木刻的耶穌苦像。忽然來了三個小孩，倚櫥而觀。那個最小的，還當舉踵而望。他們一同看，到底不表示什麼驚訝。年長的說：「你看這人，人家把他弄得怎樣苦！」他說：「這人」，他不知耶穌基多是天主的真子，為救贖我們而死的。年幼的問：「為什麼他垂著頭呢？人家要說他哭着，你以為如何？」他們不加譏笑，他們尋求解說。

那些不認識耶穌基多，不知祈禱，從未呼過童貞瑪利亞聖名，領過耶穌聖體，盲目活命的小孩，忍屈指難數啊！

鮑爾陶記：歐戰場上，兩個臨終的兵士，相互催促念經。可是他們已不知怎樣念了。搜盡窮腸，只找到了天主經的第一句，「我等的父」和聖母經第一句，「我向你敬禮」。他們禱文式的念，念到死！這段故事，不是大可痛心的嗎！

歐戰時，戰壕裏，或傷兵醫院裏的神父，常發現命在呼吸，無一點信光的兵士。到了收穫的時期，看不見果穀，能不浩嘆！我們當播種：光陰如飛箭，死亡快臨頭。一個臨死的兵士，張着眼向神父說：「神父，我的母親，我將再看見她嗎！」

他願意懂，他願意是確實的。那些不把永遠的真理，教授孩童的人，是殘暴的。

現代最大的愛德，就是給真光於人。許多人藐視或輕慢聖教會，因為他們不認識她。救世主的話，常常是不錯的：「他們不知他們所做的。」一種需要，越是物質的，越能引起人家的注意；稍微出塵，就不容易看見。

爲人神醫的人，最當深思遠慮，無孔不鑽。學問經驗是好的，廣闊的心地更要緊，因為他居高臨下，能指揮一切。

或者說：「我能担当的痛苦，當是人家的痛苦」絕對差了：聖咏，聖經上所論的痛苦了解，和這個冷酷的爲我主義，背道而馳的。

### 熱心人的愛德

讀我書的人，大都是熱心人。人每以爲：好人歹脾氣，至少在口舌方面。同天主，盡是蜜糖；同旁人；至少同性情不對的人，盡是酸醋。我們每可聽見：一天天領聖體。爲得人家的稱許，有什麼用處；還是少些熱心，多些愛德吧！

對於這點，我們可做一個檢查：無則謝主，有則圖改。

實在，任何人，就是熱心人，都容易犯毀謗的罪。歪曲事實，隨口雌黃；教皇，主教，本堂司鐸，長上，平輩，可囊括無遺。他的論調有時非常激烈；若是明知故犯的，恐難免於重罪。

含沙射影，他有精明的技術，幽默的姿勢，奇妙的言語，傷人暗箭，層出不窮。

一家一院之中，愛情空氣裏，往往閃着可怕的電光。惡人害人，好人傷人，真正不差。人的性情不同，羊棗薑蒲，嗜好不同，爲了絲毫細故，每至大鬧意見。合理的步驟，往往看作惡宣傳。總之，兄弟鬩牆，手足自相仇的慘劇，多得不可勝數。

家庭之外，做事場中，也很容易傷愛德。爭權奪位，意見不合。借着更大利益的美名，把那和我見解稍不同，途徑稍異的人，遞下毒手，予以打擊。在同一區域內做事的人，也能爲了隊名的不同，或不通聲氣，或互相梗阻。

人家說：女人們更易傷愛德。那是可以悲痛的：因爲這個短處，極能阻止她們的兩種出等長處的發



展。

女人看事明透：男人有五官，女人有百官。女人富於通傳性：她有所得，她愛供獻於人，或者謂一年內，一個男人的話，平均等於五十二卷；至於女人的話，則是前數的一倍。

從此可見：「多言必失，」要她們無傷於愛德，確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幾時她們多人集於一地。

多人相集，他們的長處，是相加的；他們的短處，是相乘的。

聖女德肋撒決定：每座聖衣院裏，修女數目，最多不得過二十來個，也無非爲了這個理由。「經驗告訴我，——她說——一個許多婦女相處的修院，是什麼一回事。望天主保護我們，毋蹈這個覆轍。」希望聖女德肋撒的話，不是完全真實的；她說上面幾句話的那天，她也傷了些愛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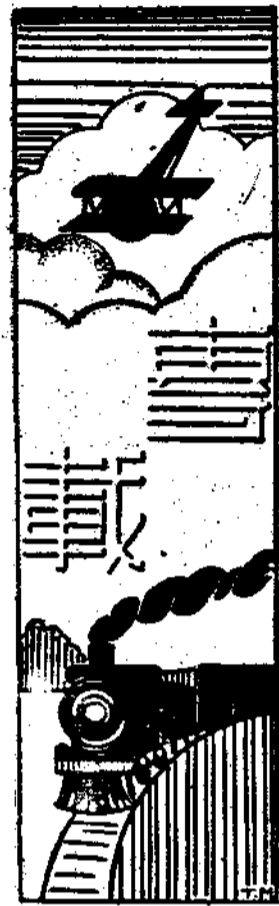
瑪達肋納辣毛絨 *Madeleine de Lamoignon* 女士，是聖味增爵的門徒。一天，她對鮑亞祿的譏諷詩，表示不滿。這位詩人，請她寫一首攻擊土耳其王，公教仇人的詩。「否，先生，這是一個戴王冠的頭，我們常當敬重王上。」——「那末，爲攻擊魔鬼，你定能許

我說句誹謗他的話：他自己做得不少。」——先生，魔鬼已受了相當的罰，用不到我們去雪上加霜。我們只當努力毋道人之短，俾免下地獄，做他的伴侶。」這女士的一段話，當記於各女性的心裏。

男子也並不怎樣例外。嫉妬，傾軋，到處不免。甚至棄俗修道者的長袍下，也掩藏着這些毒瘡，真可傷心！

我且不論這個可痛的事實。一個多同情心，很熱心仁愛的人，時或未能盡入愛德的模範。他的面容是板的，不容易接近的。人家去求他一件事的前，當一再考慮：「今天，如何牢籠他！」吾主耶穌絕對不這樣。

「該當不可思議地好，」這句騷蒙 *Chaumont* 神父的話，不得算過份：硬性的樹，矯枉過正，才得其正。向囉唆你的人含笑，爲討厭你的人盡力，對人家的輕舉，視若無睹，常聽，常助，常恕。不單要好，還常要顯出你是好的。你能這樣，你已在聖德路上，至少已很近了。



## 我靈讚頌吾主

張孝松譯

### 四 天鵝絨襜裙（續）

彌撒完了，男女教友打正門和邊門裏出去，再相會於堂邊朝着遠處大海的墓地裏。墓地下去：是幾座花園；再下去，是城中幾幢屋子；屋子之外，是綠草遍野的田地；再外面，天際那兒，直起着一列青青彌望的森林；最後，是皮利哀一邊準確盤陀的岩石，和光華麗天的大西洋。木十字架和石字架間攢動着人羣。有幾個，來到親友坟前，跪地祝禱；而大概都沿了聖堂，轉灣了，穿過了菜市場，走到旅館裏。馬更一家也是如此。她們三個，候在右邊堂門口，安娜雙手

一甩，脫去了黑氈衣，安曼堤忙上去接了捲成一團。只見一件簇新的襜裙，一件用絲線繡着花的大紅色的襜裙，一件爲了叫人更喜歡而秘密了好久的襜裙，在安娜身上現出了。圓光照着一切的太陽，照着這個絕代佳人，照着她一頂架麗的氈帽，她分着頭路的棕色頭髮，她兩只高傲的眼睛，她姣小的下頰，她頸項上的金十字架，她掛在黑羊毛短裙左面緋紅色的天鵝絨。采兮煥兮，的是繡黻文章！三十多個幕齊拉的小姐和太太一團蜂似的擁上來，路攔斷了。安曼弟拿着氈衣先走，母親和安娜跟在後面。三個人面現笑容，朝了擁上來的人，連連的招呼着。許多人，她們都認識。人聲在她們左右像打翻了蛙籃般的響起來，有幾個低倒了頭，一邊看，一邊道：「漂亮！來不啻！露若麗 Rosalie！來看啲，愛熱妮！Eugénie 這是真天鵝絨，樣子又好」。

琪爾達同他兩個年青朋友早已候在墓地門口，門巧朝着菜市場。蒼蠅般的許多人，擁擠着她們。母親又覺得好笑，又覺得討厭。安娜同了她們娉娉嫋嫋的朝琪爾達走。她望見琪爾達，她也只看他一個。她面上露着笑容，好像道：「我的襜裙你看了中意嗎？我

一切都是爲您，我出力做了整整的一年，現在都獻給您了。您沒有聽見這許多幕齊拉姑娘，都說我安娜標緻嗎？您呢？您呢？」可是琪爾達半露半藏的躲在他兩個朋友背後，臉色很不好看，雖然顯得很驚異，到底不很自然，像一個失望人。

她走過他身邊問道：「不一塊兒走？」

旁人都聽見，她也不避諱，堂鐘響得很晚囉。她想他準會湊上來，準會伴了她走，路上也一定有人指指劃劃的道：「他倆是一對兒，多好看！安娜真窩心！」

那裏知道，琪爾達一口氣的答道：「我不能跟你們一塊兒走了，我要去駕馬，我在那兒候你們。」

話沒說完，就匆匆的走了。他擦過她身邊，一轉灣，沿着墓地牆根，走上斜徑，消失了。安娜臉色灰白，一肚子的怨屈，不說一句話，走出堂場，循了市場中的小路，趕緊朝了旅館跑，心想趕上琪爾達。姑母透不過氣的道：「跑得多快呀！安娜！」

「要動身了。」

「什麼？還早呢！」

安娜頭也不回，一門的找琪爾達道：「不早了，

姑母，我不早了！」

老姑母不明白，她慣於聽從人的話，她不問究竟，急急的搬動脚步。

街旁許多望了彌撒回來的教友，瞧見安娜穿着襠裙，面帶不安的憂色，都摸不着頭腦的盯着她，有幾個，撩起窗幃看把戲似的望安娜；有幾個，站在石級上揮着手，叫她們逗留一刻，及見她們不理睬自己，就互相問道：「這幾個本墨女人，幹嗎跑得這麼快？不是家裏死了人，準是着了火。」

一到大市場，形勢更緊張，大姑娘小姑娘擠了一大堆，就在白玫瑰公寓面前，這許多人手牽着手聯合了，堵住去路，瞧見安娜飛步走來，就逆勢衝上去，把安娜圍得水洩不通。安娜自知不敵，只得投降，笑着道：「讓我們走，人家有要緊事。」人羣還是不撤退，有的撫摸裙上的絨，有的拉裙的邊緣看有多少長，有的翻起了裙稱稱分量。

「安娜，你是不是打達良 Delien 公司裏買來的？」

「幾個錢？絨真和柔！」

「堂裏的旗也沒有這般好看！」

「幹嗎你要揀今天穿？」

「噢？安娜，你瞧琪爾達，你準是穿了給他看的，你敢嗎？我們賭東道。」

「當心！讓開！都讓開！茵茵來了！」

琪爾達駕了車，在場上轉了灣，他新愈的傷手控不住茵茵：「讓開！」

他站起身子，人羣烏鴉般的散了，有幾個嚇得喊起來。他伸出好手，狠命把茵茵拉住，險一點兒把人撞倒，馬正停在安娜前面，她站着不動。

暗暗裏，他欽佩安娜底鎮靜，可是他不理睬她。母親怕得倒退三步，她伸開了兩只手，掩護了背後的安曼堤和另三個戴着聖誕氈帽的姑娘，可是一面爲了兒子的這般大膽，她很得意。他對母親道：「媽，好上車了！」

她望見自己兒子也像他父親一般一副在要緊時候堅決的態度，終於笑了一笑。她撐着安曼堤跳上了馬車；安娜心想坐在琪爾達身邊，早從另一面登到車上，在許多幕齊拉女人再會聲中，茵茵拖了車跑了。走出城，面前架着一頂橋，橋下流水汨汨地從本墨池裏滾來，琪爾達忙拉住了茵茵，緩緩地上橋。

突然的安娜僵緊了琪爾達，低聲問道：「你轉什麼念頭？」

琪爾達淡然的回答，聲音輕得幾乎聽不出：「不轉什麼。」

「你跟我嘔氣？」

「不。」

她伸出着三個指頭，撫弄繡着櫻桃花的檐裙道：「爲了您，爲了討您喜歡，爲了叫您在動身之前快活快活，我買了這件檐裙。」

「你好看，真的，安娜，你很好看……」

啊，他是這般的一副樣兒回答：眼睛不望她，冰冷的臉孔沒有一絲笑紋，頭抬起着，朝了布勒塔尼省遙遠的那兒。無情的風冷冷吹來，太陽也炙不熱它。

安娜微微地回過了頭道：「妹妹，我冷了。」

安曼堤就把藍衣授給了堂姊，安娜把它打了開來，小心地披在背上，面前留出了一條縫，檐裙在墨黑的藍衣中央閃閃地放光。茵茵速步進行。

安娜又靠到琪爾達身上道：「我要知道您究竟打什麼主意。現在的光陰真够寶貴，琪爾達，在您動身之前，您不肯給我一個明白嗎？您不管人死活，在我

心裏放上了悲哀就跑了嗎？在荒地裏，我問您是不是嫌我窮，您說不是；我又問您是不是因為我的年紀比你長，您又回答說不是。今兒，我問您，琪爾達，您心裏究竟轉什麼念頭？要是您的愛我，及上我愛您的一小半，您也不該老是望着茵茵底耳朵，您該回過頭來，望望您的安娜，望望一總人都說漂亮的安娜。」

琪爾達糊塗了臉孔，悻悻的不說一句話。她就再問道：「因了天主底聖愛，您肯回答我嗎？」

他仍不響。

「因了奧萊 *Auray* 的聖婦亞納，回答我吧！」於是，嘴唇動了：「你沒有聽見嗎，剛才，堂裏神父講的道理？他給做父母的說什麼？」

「不錯，神父叫做父母的讓有聖召的兒子去修道。……可是你又沒有聖召。」

他重重的把茵茵鞭了一下，車子滾得更快了。他喃喃地道：「也許要是……」

停了一會：「我怕！我怕！安娜。」

「您已有了年紀，琪爾達，您要修道，早該小時候就說，那麼也可以讀讀拉丁。現在您連 *« Dominus Vobiscum »*（主與爾等相偕）也不知道。您已成人

了，鬚鬚也出了，您又要上前線去。痴呀！琪爾達！是不是爲了這樁事，你堵住了嘴？」

「是的。」

「也不看我？」

「是的。」

「是不是您愛上了另一個姑娘？」

「啊！不！啊！不！」

「那好了！那好了！那麼，看我吧。您是我的愛，我是您的愛，別的都撇在一邊，什麼事都別去惦記；東想西想只會壞我倆的事，以後您只該想我，我的琪爾達。喂，喂，好好的瞅我一眼！」

她親切地笑了她又快樂了，說話的聲音也響了，安曼堤在後面也笑起來。老母親有點兒發怒：「小孩子性子老是慢吞吞。琪爾達，乾脆點兒，我不跟你磨性子，把茵茵再鞭幾下，冬至蛋糕我還沒做好呢。」

安曼堤聽了道：「好極了！」

「喂，琪爾達，爸一定在家裏說話了。」

茵茵搬快步子腳不停留的轉了灣，出了槐納路，馬車幾乎要翻倒，大家磕磕的笑了。

屋頂隱現於赤條條的樹枝之後，田野到了，荒地

已在一望中。

安娜低着嗓子咄咄地道：「我快活，真快活，我的心沉在快活裏，您再看我一看呀！」

可是不待說完，她的心從快活中浮起了；琪爾達底頭只回過一二分，她窺着琪爾達底兩只眼睛，琪爾達底眼睛沒有朝她那兒望一望；她候着琪爾達底答覆，而那個布立吞青年只動了動嘴唇；於是她坐開了，——只坐開一點兒——天很冷，她把氈衣下面的鈕扣扣緊，襠裙底下部蓋沒了，從腰到胸的一部，却還露在外面。她想這樣一動，或會轉移琪爾達底注意，可是琪爾達老是像失了魄似的發怔，她就此像一個被遺棄的，像一個老婦人坐在一個公子哥兒身邊。荒地的入口是窄窄的一條，茵茵放慢了脚步，馬車衝進到荒地裏。

琪爾達道：「安曼堤，你看：我們到了。」

她應了一聲，笑了一笑。安娜楞磕磕的呆着，車旁荒草泥土，緩緩地往後退走。她憶起昨夜，在這裏跟琪爾達扯談過，她一雙爽澈的明眸，就朝露似的潤濕起來，接着，眼眶裏滾出兩顆大淚珠，滾到左肩的襠裙上，她伸出手指擦了一擦眼睛，再把氈衣上面的兩個鈕扣也扣起來。佇立於院中的若望·瞿絡，帽子戴在後腦，看見車子快到，臉上露着笑容，頻頻的點頭，安娜底襠裙他沒看見。

一九一五年底聖誕，在琪爾達，安娜，和老母親

底心裏留下了悲哀的足跡，花花綠綠的冬至蛋糕，不能叫他們開一開笑臉。老母親在回來的路上，看見兒子跟姪女低聲講話，她的耳朵本有點聾，所以講的什麼她沒聽見，只是她看見姪女講了好多話，她兒子却只答上兩三句。就在晚上，到安曼堤等睡了覺，她叫了琪爾達到自己房裏，道：「我看你因了要跟我們和安娜分離，就這般難過，你脾氣也變了，連望也不望她一望，我明白：你是怕打仗回來，怕她不在我們家裏是嗎？放心！孩子！雖然田裏出產不好，爸也想拋了鋤頭去幫人，到底有你媽在家裏，決不會放安娜走的，我保證你來回的時候，會看見她。」

黑夜爬上了世界，不久也快爬上人們底靈魂。安娜洗了杯碟，把幾條長襪放齊了，走到特妮士跟前，跟平日一般的擁抱特妮士。她懶懶地閉着眼睛，一句話也不說，特妮士親熱地摟着她，給她道：「琪爾達說你很好看，妹妹，你的確漂亮！」

安娜睛一亮，問道：「真的？」

特妮士扑嗤地笑了。放低了聲調，竊竊地像女人家講什麼秘密：「他跟我說的。」

「幾時？」

「剛才他還給我說：他不敢多看你，怕硬不起心腸來。可憐兒，他想怎樣硬一硬心腸動身去打仗。」

安娜重又抱住了特妮士，可是，這一回，她抱着「很緊」



## 庇護十一世傳

幼偉

### 第十章 米郎總主教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日，素以熱心著名的米郎總主教潘拉理樞機，因積勞成疾，竟爾不起。當時米郎的聖心大學方才成功，著名的聖保祿會也方才創立，人家都知道：潘樞機的遺缺，是不易繼續的。教宗本篤十五世，爲了物色相當人材，曾費了不少的心思；直至六月初頭才決定。他在六月十三日的教廷會議席上，發表駐波大使辣底主教擢陞樞機大臣，改任米郎總主教職；又指定羅瑪聖瑪爾定大堂，做他的座堂。辣底主教接到訓令，就由波動身回羅瑪。教宗親自爲之行加冠——樞機紅帽——大禮。教宗在行禮時，發表了一篇訓話，大意如下：

「……辣底樞機的榮登高位，是學術界和外交界所一致額手相慶的；學術界要慶祝盎博羅創學院院長和華底岡圖書館館長的高陞；外交界則要慶祝教廷駐波大使的高陞。他們都以辣底主教的高陞，引爲本界的光榮。最使他們景仰的，是辣底主教待人接物的仁愛態度。凡和他接近的，都感覺到他的友誼。我們（教宗自稱，教宗常以多數第一位自稱。）切願加入該兩團體，共伸喜慶。在惡劣環境中簽訂的廷波蘭協定，是他最大的成功。希望他接任米郎總主教以後，將建立更偉大的事業……」

那天，和辣底主教同時受樞機紅帽者，還有別的兩位意國籍主教。大禮閉幕後，教宗召三位新樞機至私人辦公室談心。談話中，忽然教皇似乎得了什麼神感似地說：「今日 我給你們紅帽紅袍，但是你們中的一位，將來還要穿白袍哩！」（教宗常穿白袍）  
新樞機定於九月八日，聖母聖誕瞻禮日，赴米郎正式上任。他先到著名的加西諾山，本篤會總修院裏去做了幾天避靜神工。在那兒，他發出了兩道通函：一道致米郎教區神職界，一道致米郎教區全體信友。八月下旬，他親自率領意大利全國朝聖團赴露德朝拜

聖母。這樣，他在正式上任之前，先到羅馬，受了一「信衆之父」的降福，又到露德，懇求「信衆之母」的降福。

載着意大利朝聖團的火車，在八月二十九日到了露德。七百個團員，在辣底樞機領導之下，表示了他們對於露德聖母的孝愛。辣底樞機的精神真好，竟像不知疲倦爲何物；在顯靈山洞前，他講了一篇敬愛聖母的道理；公念玫瑰經時，他又親自演講各端奧蹟的意義；公拜苦路時，他又有聲有色地描寫耶穌的苦難；迎聖體時，他捧着聖體發光，巡行全場，向車欄上的病人，作個別的降福禮。此時在場的信衆，不斷地唱着：「露德聖母，療愈我們的病人。」

夜間的秉燭遊行，也由他主持。信衆所執之蠟燭，形成一條火蛇，盤旋而進；大家高唱着露德聖母歌：「亞物，亞物，亞物瑪利亞」的呼聲，透徹雲霄；最後，公唱信經而散。

辣底樞機留宿在露德主教許迫輝氏的公署裏。許主教叫他住在教皇本篤十五世留宿過的房間裏。原來教皇本篤十五世，在一九一三年，榮陞樞機主教後，也到過露德。歸國後數月，（一九一四年春）就被選

爲教皇。當時許主教特闢此室供辣底樞機住宿的時候，可否想到五月之後，那個住過本篤十五世的房間的貴客，竟當陞登他遺下的聖座？

現在，我們仍可往露德去參觀這個房間。裏面的傢具並不多，也並不華麗；質料和樣式，都很平常。共計木床一，衣櫃一，寫字檯一，跪凳一，沙發一，普通椅子二。室內牆壁上，嵌了一塊大理石紀念碑，碑文如下：「天主降生後一九二一年，教宗庇護十一世，當時還是米郎總主教，曾來露德朝聖，居留此室共五天：計自八月二十九日起，至九月二日止。」

露德朝聖回來之後，他又到阿來索聖本篤修院內住了幾天。九月五日晨，就向米郎進發。先到本鄉代齊奧村小住；同鄉和親族們的歡迎，當然非別處可比的。辣底樞機在汽車上不停地舉手降福沿途歡迎他的羣衆。他眼內滿貯着熱淚，聲音也有些顫抖。到了大堂前的廣場上，他抱着誠懇的態度，和他的鄉親隨便談話。他的幼年的學友，最覺得興奮。可惜當時樞機的雙親，業已先後去世，未得親見愛子衣錦還鄉的盛況。

樞機主教的孝忱，總不會忘掉他的雙親：翌晨，



他就到代齊奧公墓去謁墓：跪禱頗久，臨行更形依依。跟他去的人，都很感動。

九月八日晨，聖母聖誕瞻禮，辣底樞機榮進米郎城。先是米郎市政府，特派代表團搭專車到代齊奧接駕。專車到達米郎時，歡迎者人山人海，真是萬人空巷。當知辣底樞機會在米郎工作，垂二十年之久，爲此米郎的人民，都非常地愛戴他。個中最熱烈的，是米郎的青年。他們的口號是：「青年們的樞機萬歲！」辣底樞機的答語是：「樞機的青年們萬歲！」

市府方面的歡迎儀仗，是最闊綽的：錦繡盛裝的馬隊，前後擁護着專車，其他軍樂隊，宣傳隊……多不勝述。另有飛機一架，在天空低飛盤旋，拋擲鮮花，和歌功頌德的彩色傳單。

他先到聖母歐斯篤奇亞大堂，出席米郎市長的歡迎會。然後駕臨主教座堂；（註：就是具有一萬個尖頂，世界聞名的米郎大堂。）本市各公教團體，在那裏，早已恭候多時了。聖堂雖大，但後來者仍無插足的餘地。新樞機入堂後，就用聖盃博羅削古禮舉行大禮彌撒。彌撒中，親自講道，誠懇動聽地發揚教宗的偉大。其詞有云：「……：尤其在國外，更能灼見

教宗爲意國人民之無上光榮；全世界的億兆信友，爲了教皇，大家遙望着意大利，似乎是他們的第二故鄉；爲了教皇，羅馬成爲世界的首都。祇有閉上了眼，強說沒有太陽的人們，才能否認這個事實。但教宗之所以這樣偉大，這樣受世界人士的愛戴，是因爲他是萬國教民的慈父。我們意大利人受着上主的優待，最親近教宗。但是可不要忘了：我們有代表着全世界信友，顯示出他們愛戴教宗之情的義務……」

當時的意大利報紙，無論是赤色的，或白色的，一致誹議辣底樞機的演詞；甚致有誣其爲不愛國者，反對政府者。然而不久以後，意大利人民認爲國魂的墨索里尼氏，竟公然承認辣底樞機的言論是真正愛國者的心聲：於是一切誣言，都雲消霧散了。

大禮彌撒後，辣底樞機赴公教青年會的歡宴會。席後又爲前任樞機番拉理氏所策劃的偉大濟貧所行了祝聖基石典禮。當時他向貧苦工人演講道：「……：你們都可到我這裏來！我願做貧人之父；我的寓所的門，常開着等待你們，你們不要以爲我的門前的石級太高，只管大膽踏上來吧！你們是貧苦的，卑微的，受生活的壓迫的；我敢用基多的話給你們說：『你們受

苦的和遭難的，都到我這裏來，因為你們的慈父，伸着兩臂，特意地等候着你們……」

當天晚上，米郎大堂舉行燈火慶祝會，堂頂上裝着無數的火把和油燈；照耀徹夜，全市可見，尤其以鍍金聖母像的反耀，最稱奇觀。

辣底樞機的徽章，是橢圓形的：上半以金色為底，畫着一頭巨鷹；下半以銀色為底，畫着三個紅色的圓球。徽章上的標語可說是一句預言：「Raptim transit」。

「瞬息而過」原意是說：世界的一切光榮福樂，都是虛假的，瞬息即過，猶如飛鷹掠空一般。後來人家都把這句話，拍在米郎總主教身上；因為辣底樞任米郎總主教不過六個月；在米郎駐留的時期更短，不過四個月，真是一「瞬息而過」。又據「Raptim」一字和辣底樞機的名字相近；為此人們都說：「Raptim transit」。「辣底經過」，意思就是一「辣底樞任米郎總主教不過是一個過渡時期，而且是一個很短的過渡時期，瞬息而過」。在此短時期內，辣底樞機曾巡視本區教務一次；曾發出致龍巴爾全省神職界的重要公函一件，又曾主持了聖心大學的開幕典禮。迄今該大學仍以此為無上光榮。

(續一六一頁)

一五六

教；還要摧毀她，攫取教友，收作納粹主義的信徒。換句話：希氏要國家變做真神，納粹主義成為宗教。他既不但要德國人的血，德國人的生命，還要德國人的靈魂，自然天主教是他的死仇了。天主教高舉教友們的心，引他們歸向天主，愛慕天主。天主教又向我們說：「世界上唯有痛苦與死亡是最有價值的。」教友應當朝拜為我們受難釘死的基多，今日的納粹主義和以前羅馬人的邪教，同樣出來反抗天主教，說她引人背離祖國，出賣祖國。聖教初興時，羅馬人未能認識聖教的真面目，我們尚能曲為原諒。但是現在呢，二千年來聖教會的洪功偉業，昭昭在人耳目。誰都知道：奉教的公斯當定大皇，曾大大地造福人民國家；而仇教的奈龍與刁開先等，只是些禍國殃民的虐王。就是我們今日享受的文化，也是從十字架上產生的。我敢說：卍字旗只能擾亂世界，破壞世界，危害世界。





## 十字旗與十字旗續

魯意譯

### 五 侵畧手段

國社黨人，一方面，用陰謀來破壞公教會；一方面，實行侵畧主義，剝奪她的權利。協定第十七條：「政府應保障聖教會的所有權，並使她享受各合法團體能有的權利，」我們只要一看德國併吞奧國後的舉動，便可知政府當局怎樣遵守這協定了。奧國公教會為創立撒紫堡公教大學起見，曾捐得大宗款項。德國政府老實不客氣，竟全部予以充公。還有格勞斯、歹惱埠，多還，聖郎盤，亞蒙，盎才贊等隱修院，莫斯白慮，聖安德肋，林士等耶穌會會院，以及別的堂

口的產業，都被他們霸佔。

根據協定第十九第二十兩條，公教會能自由設立神學院，和大小修院。政府又不顧一切，取締了莫斯白慮，撒紫堡，莫尼亞，格拉斯等神學院，封閉了奧大利全國的修院，與德國境內幾座較大的修院。

德國信友聯合總會，本是最發達的；也是公教會的大力量。教授呀，學生呀，公務人員呀，職工呀，婦女呀，都有健全的組織。他們在家庭內，在服務地點，互相勸勉着發揚甚多的真精神。現在，這些組織，都已摧毀了。這裏，就拿公務人員的聯合會做個例子吧！下面是道爾田蒙村村長的通告。

「即日起，我要我的一衆屬下，從秘書到小工，脫離公教信友聯合大會。凡不願服從這道命令的，不能再為國家服務。……短時期間，我要親行查驗。」

別的信友聯合會，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先後被政府解散。在許多不幸的團體中，讓我單提友愛會吧！這是個很大的慈善機關，國社黨人先差浪人擾亂它的事業，一九三四年又派了許多宣講員，佈散謠言，破壞它的名譽；繼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日，限制它的捐款地點；同時授意警察，同它的捐

款員等事。一發生了事端，政府就出令禁止他們募捐。最後，全部事業，統由政府接收。

聖教會在希特勒重重剝削之下，失去一切勢力；慈善機關呀，救濟會呀，社會事業呀，信眾聯合大會呀，……不是被政府取締，便給她奪去。神長不能用書籍報章和信友聯絡，也不能用口舌來訓練他們。教友已四散零落，堂口生活眼看要滅亡了。

## 六 總攻擊

政府看見公教會的勢力一天比一天衰弱，就開始她的總攻擊。下面是幾個高級官員演說詞中抄錄出來的幾段。

「在最近的將來，我們不再反對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集中力量打倒天主教。現在我們不能再含糊，也不願再聽兩可的說話；每一個人當清清楚楚說明：自己究竟願意做德國人，還是願意做天主教信徒。」

「我們當和猶太人作一殊死戰，不管這猶太人穿的，或是共產黨的紅袍，或是羅瑪式的黑衫。」

「新的學說，當代替陳舊的道理。它若不肯退

讓，我們便打倒它；現代的青年，不怕什麼另一世界的高調。」

「照我看來，天主教與誓反教當消踪滅跡，這是頂顯明的事。我絕對不疑惑，我想我們的最高領袖也這樣想的。」

「一九三三年春，我們就開始這件工作，迎頭幹去。公教會是我們的障礙，我們去除掉她。」

茹斯太演說時，當場有人把他的演辭記錄下來，我把最精彩的介紹給諸位。

「在砲彈爆炸聲中，我左右的同伴應聲而倒，這時，有一個鄉村青年，取出他的念珠，高聲念玫瑰經了，我便向他道：『朋友，替我去掉這撈什子！』但是，他繼續念他的。在天我等父者！那時我還耐得住；後來他索性念『天主聖母瑪利亞』了，我便責斥他道：『朋友，我們用不到女人的幫助，女人是不會來聽我們的話的。』」

「現在退一步說：我們把耶穌和希特勒比較一下，其實希特勒遠遠超過耶穌哩！」

「西班牙有許多人哭哭啼啼，嘴裏念着經，任讓人鎗斃，這並不是英雄好漢做的。我們的口號是：為

國家保存種氣。」

「主教是德國的公敵。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羅馬公教不能把天主當作她的專用品。德國人升天的路多得很：我們用不到她教授要理。德國的宗教不是別的，就是一切屬於亞道爾夫希特勒！」

我們當注意的是：這類傲慢自大，凌辱天主的話，並不是一二個國社黨人的私見。發表這種論調的，都是在任的高級官員。他們用了政府的名義，拿這些新主義，灌入聽眾的腦海裏。

每次國社黨人開大會，另外希氏親自出席時，常常可聽到這一類仇恨傲慢的言論。他用厲害和激昂的聲調，刺激，鼓勵人民的覺性。他不想指引人民的理智，只願拖拉他們跟他狂奔。人民呢，因受了他們長時期的訓練，一聽到刺激的聲浪，便不知不覺地被他們吸住了。

## 七 褻聖事件

青年被他們吸引去了，青年們聽到的，只是些激烈的音調；看見的，只是些兇暴的行爲。潛移默化，他們自然也傾向武力了。一經國社黨人的煽動，他們

反基多，攻擊神長的情緒，便如火炎上了。

一九三五年以來，德奧二國反對公教會的事件，層見疊出；熱心教友們的奮勇抵抗，很值得我們欽佩的。某公教學校內的苦像，被壞人拉下來了；信衆自動會合，公行補辱，迎回十字聖架，放於原處。政府方面以爲：不妨暫時表示退讓；暗下却用詭計分散信友。過了不多時，他們派了裝甲車，再來校中，硬把苦像搶走。

鄉間，被青年黨員搗壞的聖堂，不止幾百座。警察們都閉着眼，好像不看見；但遇到信友們保衛聖堂的舉動，他們就借了維持秩序的名義，上來干涉。

主教團提出聯合抗議，也一點不中用。他們自己的安全已發生問題。他們在大街上，多次受到黨員的侮辱。一九三五年，莫尼里城的浪人，游行示威，反對服亞倍樞機，嘴裏還高喊着：「打倒服亞倍！」「絞死這東西！」等種種大膽的口號。

同年五月十二，亞墨的總主教百代蒙，走出公署，正要踏上自備汽車時，忽然來了一羣青年，跳到汽車的踏板上，向車內吐痰，還想把汽車弄翻。教友們想上前保護，街傍又擁出了許多黨人，把他們毒打

了一陣。

五月十六日，脫來物城的包爾物賽主教，在外施行堅振回來時，途中也遭到黨人的辱罵。蒙斯文，佛利堡等城的主教，都受到同樣的待遇。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傍晚，羅登堡城，斯保爾主教公署前，突然開到一輛滿載黨人的汽車。他們拔直着喉嚨喊道：「穿黑袍的東西，你敢出來嗎？」一九三八年，七月間，他們更想衝進公署，警察當局非但不來保護，反硬說主教違反國法，迫他出城。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十五，十六日，三十個黨人分乘大汽車三輛，在大街上往來馳行。他們中有十六個假裝了神父……車上寫着「猶太人，司鐸，當心些！口中唱着：「猶太人，司鐸，都是國家的公敵。」車子行過公教機關時，尤其是過總主教公署前，他們發瘋似地狂叫：「打倒神父，釘死他們！」

最不堪的褻聖事件，每發生於維也納城。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國社黨人衝入依爾粹樞機主教公署，搗壞了一切動用的器具不算，還尋打紅衣主教。可幸只捉到了一位神父，他們就把他從窗內拋到街上。沒有幾天，這位神父，因受傷過重，就死了。

同樣的慘劇，多的不可勝數。現在我們單拿國社黨人，於一九三八年，在盞堡城幹的滑稽迎聖體大會來敘述一下吧。

這次大會，舉行於六月廿四日。羅瑪觀察報曾詳加記錄，并刊登了許多照片。當時街市上，點綴一新，大批黨員列隊巡行。一座抬着的假祭台四周，有執燭的小兒，和穿祭服的黨員，活像迎聖體大禮。但仔細一看，却見到每人的胸前，掛着卍字旗。祭台上雖然有聖體發光，但是發光中沒有潔白神聖的奧斯底亞，却只有一面卍字旗。這個不堪設想的醜劇，叫我們想起共產黨人的把戲，更叫我們看清國社黨人所抱的主義：他們要用種族土地的觀念來打倒基多的博愛精神。

### 迫人背教

上面記述的種種可痛的事件，證明德國境內天主教和希特勒主義的衝突，是非常厲害的。是的，希特勒主義和天主教正在戰爭。雖然這樣，國社黨人，口頭上，總不肯承認自己是無神派。誰敢說他們不信天主，便有被控告，被判罰的危險。表面上，那些叛離

了十字旗，投降卍字旗的人，仍自以爲還信仰一個真主。但是事實上呢？一切都屬於亞道爾夫希特勒！按法國大革命時，一般革命黨人艱難聖教，也口口聲聲說光榮天主。現在希特勒，另外最近數月間，竟然讚揚天主上智，感謝他的保佑；而事實上儘管想法攻擊他。

爲達到他的目的，希特勒努力壓迫信友背教。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服亞倍紅衣主教在莫尼黑大堂中，公然說破他的陰謀道：

「我現在知道有一個秘密團體，利用種種方法，甚至利用經濟的勢力——破壞德國人民的公教道德，盡力壓迫信衆背叛聖教。他們先注意到黨員及各公務人員，但是公教教友中背教的，並不和他們想像的一樣多。」

政府派精幹機關人員訪問官吏職員，問他們：是不是公教信友，開四規嗎，加入信友聯合會嗎。最簡單的頭腦，在這環境中，也明瞭他們的用意，和自身的危險。

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春天，許多國社黨人與政府官員背叛了聖教，屬下跟着效尤的也不少。單

在柏林城中，一九三五年，已有二千九百十三個背教者。一九三六年，背教者的數目，竟到三八零五。都冷熱的一座汽車職業學校內，本有九十八個誓反教學生，廿一個公教學生；他們也都一同脫離了聖教。許多信友，每往本堂神父前說明：他們怎樣被壓迫，怎樣暫時不得不與聖教斷絕關係。

一九三八年夏天，這個秘密團體，鑽進與國境內，大事活動：先在警察與教員方面着手。維也納京城內，不久就有二千名警察，在局長率領之下，自動背叛了聖教。

### 結論

現在我們已知道：希特勒艱難聖教的手段，比俾斯麥的手段，兇險得多。他倆都利用國家反對宗教；他倆只認國家是無上的主宰，擁有一切權利；他倆都要人民只爲國家而生存；但是他倆政治背景完全不同。俾斯麥乘了戰勝的餘威，艱難聖教，自信必勝。國社黨在大敗後組織起來的；他們臥薪嘗胆，誓要報仇雪恥，復興祖國。他們不單要壓迫主教，和削弱聖

(續見一五六頁)





濱先生來函云：「愛的科學內容，闡明愛主真諦甚詳，原著係英文本，(Science of Love)，經震旦大學顧司鐸(P. de Raucourt)譯成法文(Science de l'Amour)業已出版。」袁先生又詳述作者之履歷云：「吳君浙江鄞縣人，早年留學美國，得法理學博士學位，並遍游歐洲法德諸國，深研比較法律，極有心得。返國後歷任上海臨時法院暨上訴院推事，庭長，院長，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等職，且曾一度赴美各大學講學，頗負時譽，現任重慶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平時著作甚富，對於法律哲學，尤多發明，目下暢行歐美之天下雜誌，亦為吳君所主持，其皈依反教，歷有年數，所以信道甚篤，且於聖經多所闡明，因被選為監理會會長。惟吳君虛懷若谷，探求宗教之真偽，無時或已，而於祈禱工夫，更為熱切，乃卒於數年前，忽蒙主恩啟示，辨其真偽，改奉公教，從此吳君如獲至寶，愉快已極，嘗據其對人云：自認識真教之後，心靈安慰，無以復加云云。噫，仁慈哉吾主！有福哉吳君！其近著愛的科學，乃發揚愛的真諦，引人入勝之佳構，吾人誦讀一過，愛主之心，不覺油然而生，無怪梅神父之携往美國，以餉彼

邦人士，而冀多數迷羊，歸入主棧也。一本報除向袁君供給對於吳博士之種種，致其謝忱外，並希望愛的科學能在美國收得豐富的成績，而早能譯成華文，流傳於祖國同胞中！

○四川痲瘋院近况

據四川打箭爐教區教務年表稱：該區磨西面之廣大公教痲瘋院現有患者二〇三人，內公教信友

一三三名。該院在過去一年中，成人之歸化領洗者十七人，成人之臨終受洗者十五人，幼兒之臨終受洗者八名。又該院小數目之公教團體，去年四規告解者得一一人，領主者得一一人云。

○修女會長履嘗行路難

哥隆邦修女會總會會長去年視察湖北漢陽及江西南南城兩會院後，首途赴愛爾蘭視察，在距愛爾蘭四

百哩海中，輪船突遇水雷，險遭滅頂，但終得平安到達蘇格蘭之格拉斯格。按總會會長巴特利修女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曾在華服務。任總會會長後，又來華視察，首赴菲律賓，繼由上海乘輪赴漢陽，途中輪船失火，幸免於難，過後赴江西途中，又遭盜匪劫掠，此後赴北美轉道往愛爾蘭，一年之內，雖歷嘗艱苦，

然卒告無恙云。

(錄龍光社)

世界之存在係於宗教

印度革命領袖甘地，近在其所主辦之報紙上，極言宗教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之需要性，並稱世界之

根本存在，完全係於宗教。其言云：「今日之欲剷除宗教於社會之外者，實無異於愚魯之野獸，蓋使此項企圖得以實現，則社會之組織毀滅矣！異端左道，不良風化，以及種種惡劣行動，無時不在蠕蠕欲動以與宗教為難。然而彼等自起自滅，宗教則永久常存。蓋據海外之一般意見，並世界之存在，亦無不係於宗教也。緣是，吾人直可謂宗教之最後定義，即謹遵天主之賦律也。」

(錄龍光社)

護天主會成績斐然

數年前，英國反宗教勢力極為猖獗，曾有主張無神大遊行。為反對此項惡勢力，爰由公教青年

真起「護天主會」，印發宗教傳單，由會員分送各家或左近住戶之信箱，或散發於電車，公共汽車，候車等處，以作公教之宣揚。聞該項傳單初發行時僅二萬份，現則已增至二十萬份，並已深入各等階級人士之中云。

(節錄龍光社)

倫敦堡壘供奉聖體

據英倫某公教報載稱：當倫敦東都聖堂遭受轟炸時，聖體會一度被帶至倫敦堡壘中，供奉於臨時

祭台上達二十四小時之久。按倫敦堡壘當昔日英國教難中，曾有多數致命者被監禁在內，二百五十年前，固曾視為保存聖體之所云。

(錄龍光社)

# 託求

凡有託求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閱者亦請本着愛人之德懇切代求

河北●僕患鼻涕症已數載，敬懇閱報諸君及修士修女，代求耶穌聖心，賜早日痊愈。保定侯德肋撒敬托僕有一難事，其為棘手，敬請閱報諸君及祈禱會友代求耶穌聖心，得圓滿解決。北平北堂王亞加大敬托小兒忽染肺病，特請閱報諸君祈禱會友及聖體軍友代禱。北平王若翰那依撒伯爾叩祈僕患灼心症已二十餘年，敬懇修士修女及閱報諸君代求耶穌聖心，恩賜早占勿藥。威縣趙家莊任司鐸敬托江蘇●僕索多濕氣，近忽增加。又內侄女亦患病在床，合併請求修士修女及閱報諸君代求耶穌聖心，恩賜早日痊愈。上海震旦大學錢裕生敬托鄙人患病半載，百藥罔效，茲懇閱報諸君子以祈禱之援助，俾得早日痊愈。松江馮家庫沈子祥敬托四川●茲有劉王氏久患胃病，敬請閱報諸君子代求耶穌聖心，賜彼早日痊愈。瀘縣劉亞納大西亞拜托

望主賜之永安 ● 近 亡 錄 ● 而以永光之

浦南廿七圖	陸褚氏 瑪利亞	馬樓	王陳氏 瑪利亞
陸田根 依納爵	白茆	馬吳氏 瑪利亞	
龔祥根 西爾物	浦東湯家巷	周慶章 若瑟	
周浩良 若瑟	松江蘆蕩涇	曹錢氏 瑪利亞	
龔阮氏 瑪利亞	啓東瑪弟亞堂	施宋氏 瑪利亞	
施王氏 瑪利亞	母名堂	李桂貞 瑪利亞	
楊才根 斐理伯		施則明 味增爵	
金書祥 若瑟		陶顯臣 類思	
吳聞氏 瑪利亞	領報堂	王湯氏 瑪利亞	
唐杏亭 若瑟		沈黃氏 納加大利	
夏培慶 西滿	蘇州楊家橋	陳壽保 方濟各	
胡良才 若瑟		朱雲昌 瑪寶	
張補生 若瑟		陸明甫 若翰	
宋張氏 瑪利亞		朱雲祥 伯多祿	
潘春泉 瑪弟亞		朱良興 若瑟	
潘茂奇 多默		王愛妹 亞納	
張揖車 若瑟		陸福妹 瑪利亞	
唐雲福 若望	無錫高長岸	鄭王氏 瑪利亞	
徐吳氏 依撒伯	瑪寶會	楊沈氏 瑪利亞	
李錢氏 瑪利亞	若瑟會	汪金福 達尼老	

注意

I. G. Junio  
 Ut parvuli, qui prima Etate moriuntur,  
 mature baptizentur.

I. M. Junio  
 Conversio Shintoistarum.

六月 總意：夭亡孩得早領洗

六月 附意：神道教徒底歸化

本刊第六期聖心特大號，已在排印之中，准於五月十五日出版，零售每本大洋三角，郵費在外，全年定閱者，不在此例。

## 聖心報聖體軍聯合啟事

- 一 凡以傳教區劃賬方式定購聖心報與聖體軍者，中途不得要求減少份數。
- 二 訂閱期滿而不擬續訂者，請預先通知；否則作為繼續訂閱論。
- 三 凡函請調換地址，而不附定單號碼者，恕不照辦。
- 四 郵路不通之地，本館礙難按期寄發，迨郵路暢通後，自當合併寄奉。
- 五 郵路暢通之地，如訂閱者未曾收到本刊，可來信說明，本館當代為檢查，但查得確已寄出，而中途遺失者，則恕不能負補寄之責。
- 六 稿件書信託求謝恩聖心寶藏，請直接寄上海徐滙大修道院聖心報館。
- 七 購買土山灣書籍經本聖像等物者，請直接函寄土山灣。

## 聖心報

第五十五卷

第五期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出版

上海區主教惠

准

編輯兼發行

上海徐家匯  
聖心報館

印刷兼代發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冊
零售	一冊	一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郵費一元二角		
香港澳門郵費四角八分		